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靜修集卷十五至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録舉人臣李逢泰

靜修集卷五 丁亥集五

元 劉因 撰

五言絶句 三十七首

明珠穴

珠從何處來秀與天地生涵蘊幾千古得此風露聲

滴水龕

膚寸徧天下至靜涵氤氳因看石滴水窺見天生雲

石潭

清不見羣魚暗不藏毒怪觀物得吾師終日欲相對

春日

游絲困無力欲起重悠颺芳草落花滿相思春晝長

慎獨

一葉下秋水徹波去不停望中猶隐隐直欲到滄溟

毀譽

子賤波及魯犂牛不累騂寸心仁厚處萬物自生成

偶書

意當極快處心有不平時少忍容無害欲言當再思

夢中作

溪童望水滿日夜愁不已雖非鷗鷺身亦有相關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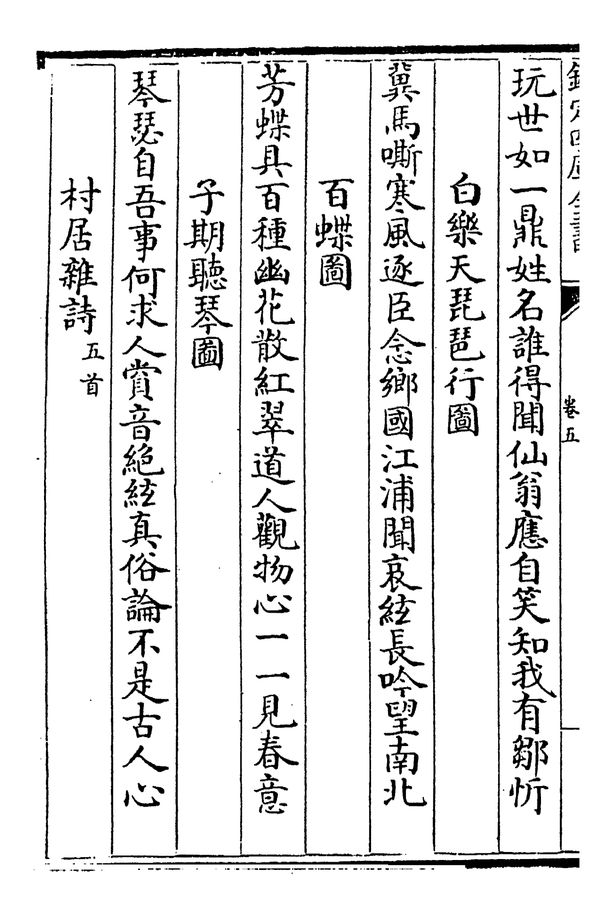
觀化

風雨何方来呼童出門望歸報是羣蜂聲在庭花上

四皓圖

雖戀紫芝美難忘帝力深驅馳恨臣老高尚豈初心

石鼎聯句圖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鄒忻

白樂天琵琶行圖

冀馬嘶寒風逐臣念鄉國江浦聞哀絃長吟望南北

百蝶圖

芳蝶具百種幽花散紅翠道人觀物心一一見春意

子期聽琴圖

琴瑟自吾事何求人賞音絕絃真俗論不是古人心

村居雜詩五首

鄰翁走相報隔窓呼我起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

黄昏雨氣濃喜色滿南畒誰知一夜風吹放門前柳

獨立偶懷古臨風還自傷一聲樵唱起回首暮山蒼

削樹題詩句畫沙知酒籌他年成故事蕭散更風流

芳茵皆可藉緩步即吾車乘興三杯酒隨行一筞書

夢題村舍壁上己卯正月三日

村居有何樂所樂人真淳回看城市中居此勝買鄰

屏上草蟲四首

螳蜋

逢物即能產其滋乃爾蕃不知何所積擬欲問乾坤

蝸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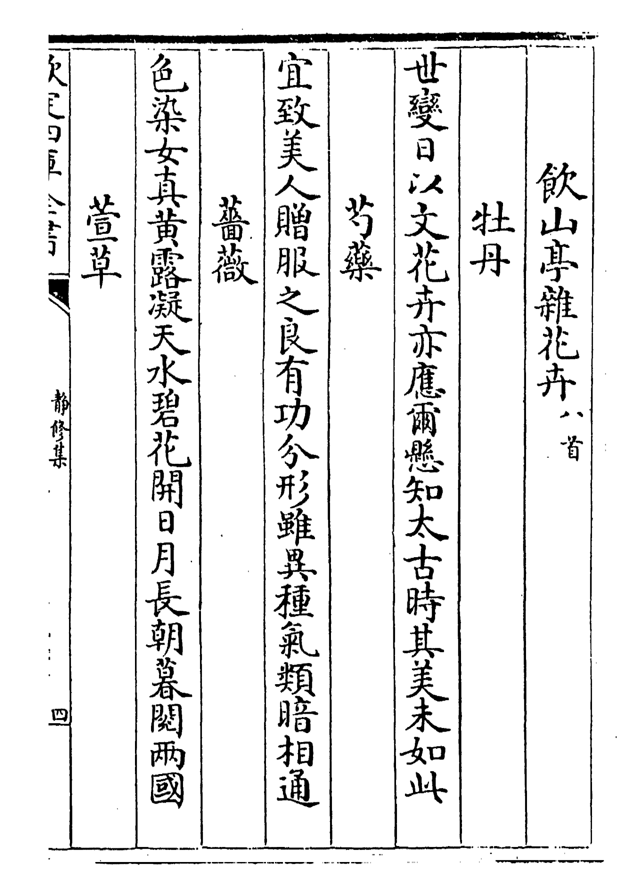
背上穹廬好問蟲誰汝施始知天地内棟宇匪人為

螻蛄

後利前還滷陰陽體段分不須觀兎尾即此見羲文

螽斯

陽施陰專受精醇物始真虫魚寧解此聊用比振振



飲山亭雜花卉八首

牡丹

世變日以文花卉亦應爾懸知太古時其美未如此

芍藥

宜致美人贈服之良有功分形雖異種氣類暗相通

薔薇

色染女真黃露凝天水碧花開日月長朝暮閲兩國

萱草

丹鳳忽飛來喜色滿朝露何以稱此花白頭戲嬰孺

夜合

消忿緣無獨合昏如識時葺絃千古意百繞惜芳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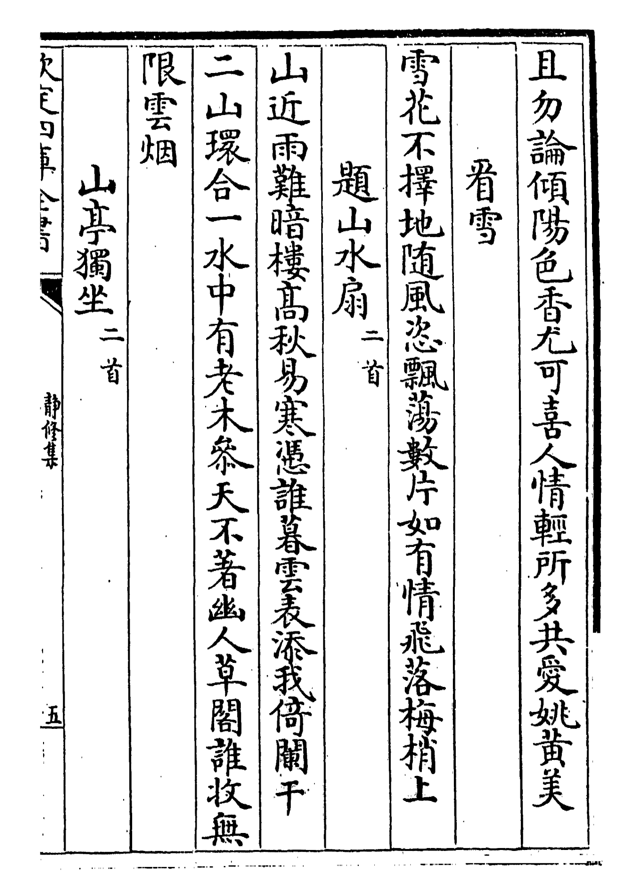
酴醾

勿翦架上花不是畏多剌得蔭難忘枝留向花陰醉

木槿

已折暮欲落未榮朝又花生生如體道堪玩不堪嗟

蜀葵



且勿論傾陽色香尤可喜人情輕所多共愛姚黃美

看雪

雪花不擇地隨風恣飄蕩數片如有情飛落梅梢上

題山水扇 二首

山近雨難暗樓高秋易寒憑誰暮雲表添我倚闌干

二山環合一水中有老木叅天不著幽人草閣誰收無限雲烟

山亭獨坐 二首

野情靜成癖幽居懶自高青山卧床下初不厭人豪

愛玩不能去山靜雲卷舒敲門者誰子聊復忍斯須

七言絶句九十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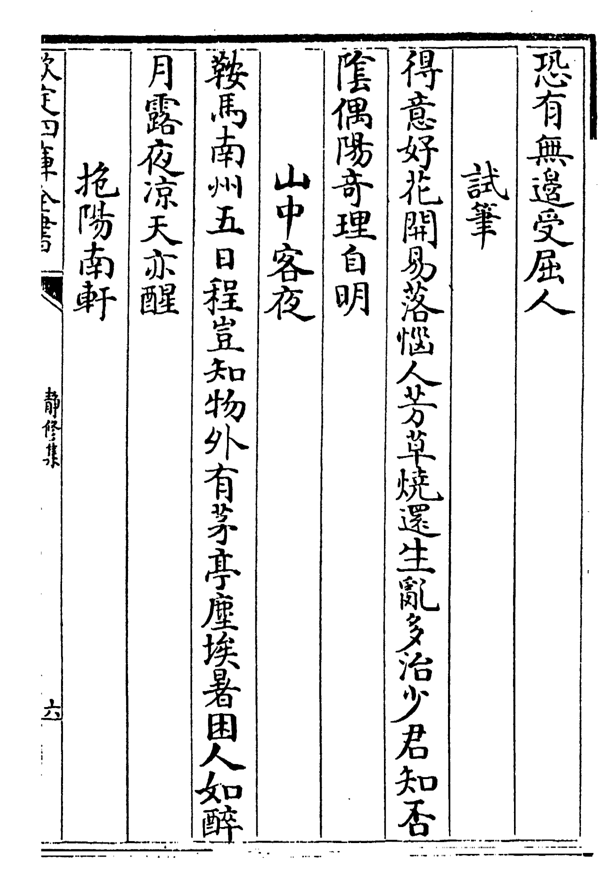
臘晝

小雪初晴臘晝時無窮梅柳怨開遲人間不覺春来早

只有吾家布被知

讀史評

紀録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



恐有無邊受屈人

試筆

得意好花開易落惱人芳草燒還生亂多治少君知否

陰偶陽奇理自明

山中客夜

鞍馬南州五日程豈知物外有茅亭塵埃暑困人如醉

月露夜凉天亦醒

抱陽南軒

下瞰縣崖老木稠輕風毛髮散涼秋蒼苔白石夢初覺霽月疎雲山欲流

喜雨書事

雨晴物物自生春喜氣浮空似有紋吾亦乾坤物中一相看草樹共欣欣

前日南湖枕白雲蛙聲每厭静中聞今朝便覺笙歌上為是多年不聽君

九日九飲九首擬橫渠元日十詠體

一飲君聽第一歌誰知此際見天和醉鄉開物功夫容
春意空濛尚未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春風毛髮欲婆娑寸心又到欣然處
莫怪山人語漸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羲皇相去已無多舉杯爲向諸君道
自此光陰奈樂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山人未醉覺顔酡屬君輕摘黄花露
滴向杯心生小波

五飲初喧四座歌黄花滿意入紅螺人間此樂知無復
魚鳥閑聲亦太和
六飲相將醉景過令嚴斟淺欲如何秋香正滿黄花蕚
宜與南山細拊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兒童休唱接䍦歌青山一帽千年在
只恐西風不奈何
八飲人驚飲量過劇談不記竟云何杯中正有春風在
無奈蕭蕭落葉多

九飲蒼崖藉翠蓑江山揺落奈吾何乾坤閉物胚胎窓

中有山人第九歌

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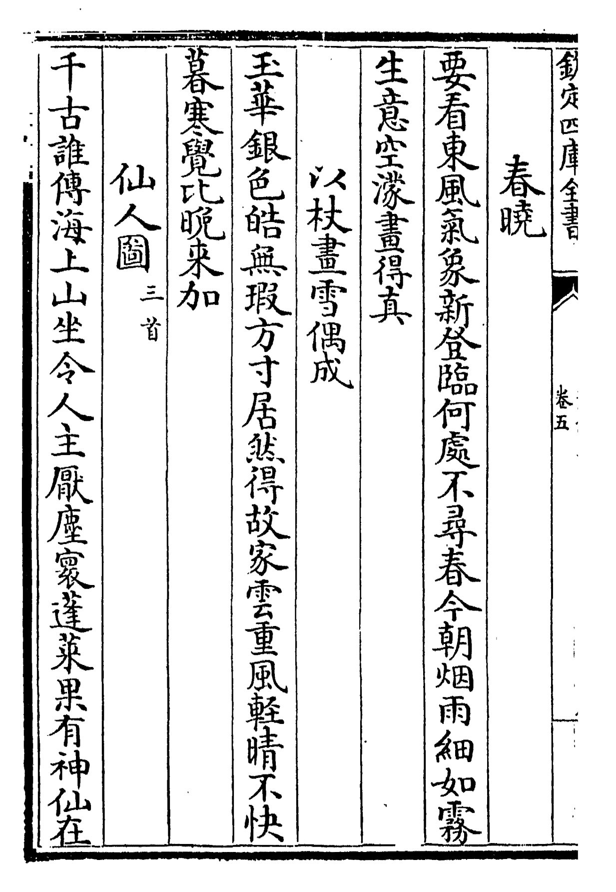
西崦人家竹映溪山深雨暗到來遲行窮谷口水才見

流盡巖花春不知

銅雀瓦硯

諸侯負漢巳堪憐直筆何爲亦䰟編却愛曹瞞臺上瓦

至今猶屬建安年



春曉

要看東風氣象新登臨何處不尋春今朝烟雨細如霧生意空濛畫得真

以杖畫雪偶成

玉華銀色皓無瑕方寸居然得故家雲重風輕晴不快暮寒覺比晚来加

仙人圖 三首

千古誰傳海上山坐令人主厭塵寰蓬萊果有神仙在

應悔虛名落世間

雲海蒼茫去復還人間此日是何年平生慣見秋風客只許汾陽會窅然

悵望皇墳寂寞中何從事跡得空同可憐千古稱黃老誰識當年立極功

春景

病餘身世淡無情但覺春來暖漸生送客出門花已謝問知昨日是清明

講學兩首章二首

有樂如從天上来春風過處百花開政教萬木夜僵立何害孤根暖獨回

人将知我亦何從天在吾家度量中此語誤人君勿信我心無慍本沖融

講八佾首章二首

以忍傷肌手自危割餘痛切不勝悲心同義理元無間從此俱看未忍時

生意條然不遂春根株盤屈欲輪囷向前枝葉頑然了
自此乾坤屬不仁
講周而不比章
義理胸中好惡真初非由已與由人試看生意流行在
惟有枯荄不受春
講人之生也直章
朝綱一紊國風沉人道方乖鬼道侵生理本直宜細玩
著龜千古在人心

驕吝

昨日深山興未闌今朝二女共髙寒施施便解驕妻妾乞態當從此際看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山下食薇老興便荆南採樂此心全乾坤月慘烟愁外留我羲皇萬古天

荆棘埋香死不禁清泉芳徑愜幽尋移花旋看新生意方識西山忍餓心

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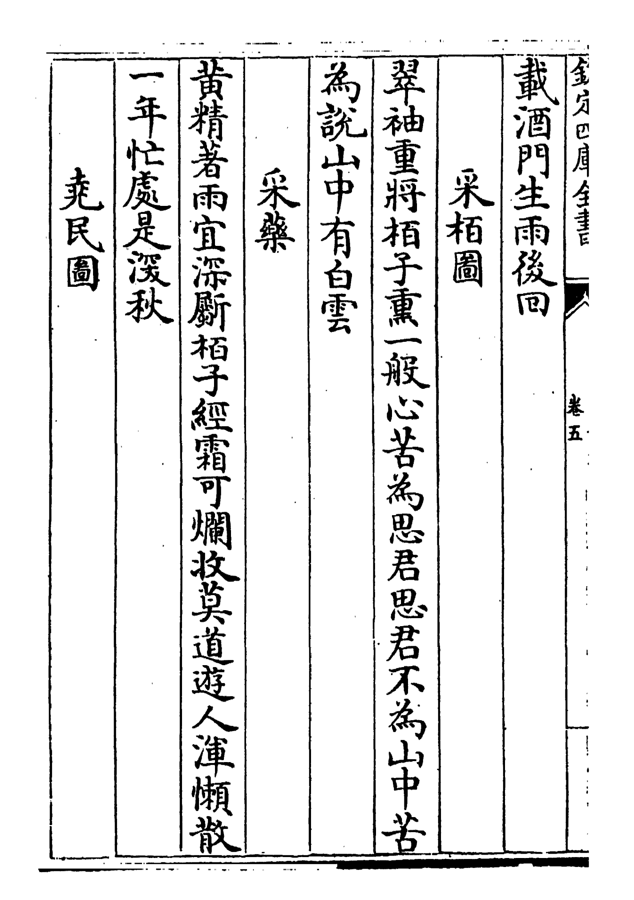
萬古堂堂共一元欲於何處覔天根試從開闢中間看始覺乾元獨自尊開物之後有亥閉物之前有丑惟子正在開閉之中其象可見

新居

雪擁閑門儘未除小齋人道似禪居年來日歷無多事只有求方與借書

令月

令月巢闕幾客來擬從屐齒數莓苔求文道士花前至



載酒門生雨後回

采栢圖

翠袖重將栢子熏一般心苦為思君思君不為山中苦
為說山中有白雲

采藥

黄精著雨宜深斸栢子經霜可爛收莫道遊人渾懶散
一年忙處是深秋

堯民圖

分得堯天一握多百年安樂邵家窩情知美月吟風手

不如南山白石歌

風氣初開理漸瓲畫圖猶見帝無功意長世短成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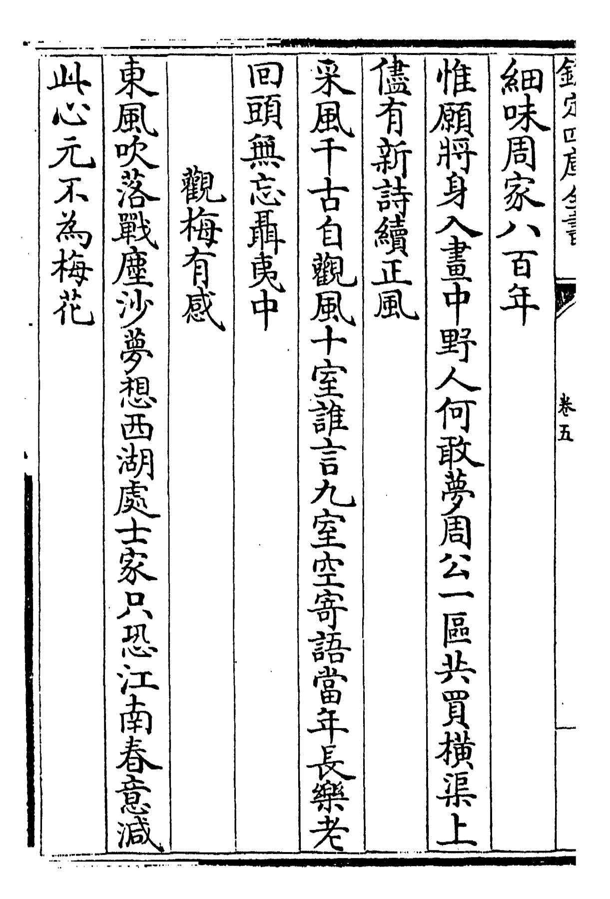
誰及乾坤再日中

平生喜作詩東隣百過摩挲畫本昏聞說詩人多感慨

且休持送鄭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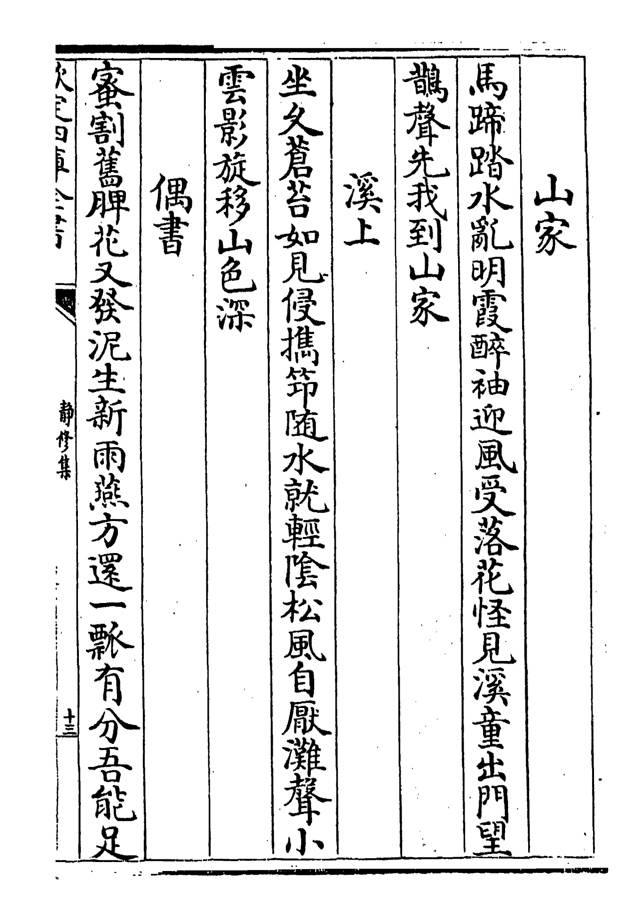
豳風圖 三首

畫裡春風在眼前詩中雅意若為傳憑誰更譜絃歌了


細味周家八百年
惟願將身入畫中野人何敢夢周公一區共買橫渠上
儘有新詩續正風
采風千古自觀風十室誰言九室空寄語當年長樂老
回頭無忘爾夷中

觀梅有感

東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只恐江南春意減
此心元不為梅花



山家

馬蹄踏水亂明霞醉袖迎風受落花怪見溪童出門望鵲聲先我到山家

溪上

坐久蒼苔如見侵携笻隨水就輕陰松風自厭灘聲小雲影旋移山色深

偶書

蚕割舊脾花又發泥生新雨燕方還一瓢有分吾能足

萬事勞生誰獨閑

西郊

偶因訪客出西城一色寒蕪滿意平行過溪橋嘗脚力招来野老問山名

夏日

庭户無人緑滿苔巡簷繞砌菜花開酒醒夢覺日將午蜂學遠山風雨来

早秋

昨朝一葉見秋生今日千巖萬壑清欲借西風蘇病骨

暫來石上聽松聲

春晝

草閣垂簾晝掩扉客來知我出門稀鳥鳴淡與人相對

花落方知春已歸

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歸寧女荷鍤紛紛上塚人萬古人心生意在

又隨桃李一番新

行樂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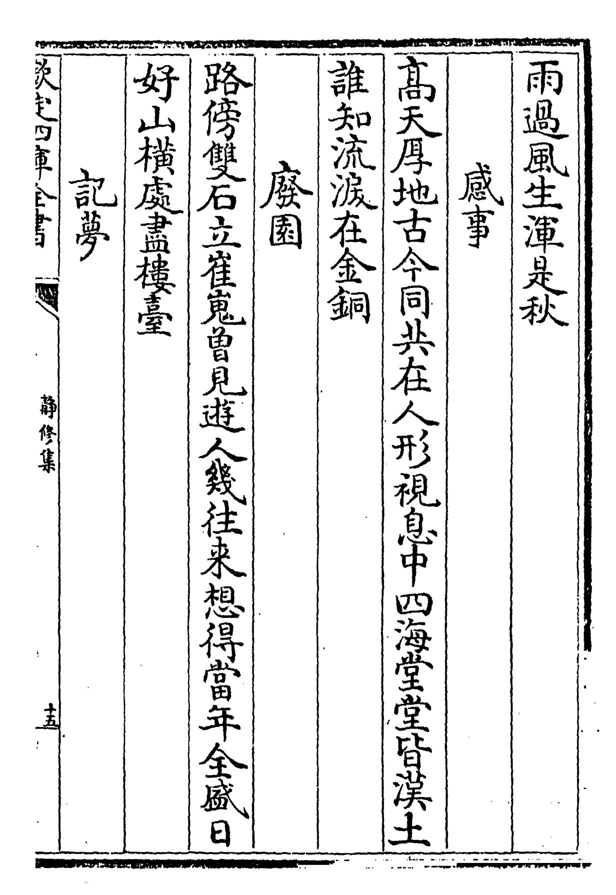
未言先嘆少知者有客每憂無可人偶到堦前見芳草乾坤何物不歸春

故園寒食

清明酒熟老人醉拜掃歸来壯士耕此是吾家舊寒食只今惟有故鄉情

宿山寺

四面雲山消百憂一方禪榻有真游月明夢覺不知夜



雨過風生渾是秋

感事

高天厚地古今同共在人形視息中四海堂堂皆漢土誰知流淚在金銅

廢園

路傍雙石立崔嵬曾見遊人幾往來想得當年全盛日好山橫處畫樓臺

記夢

眼中天變暗星文脚底雷轟震寢門領取天公仁愛意此心存處更存存

巳卯九月二十八日夢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其第三句因足成之

只應老母心酸處還似孤兒淚盡時留在此身成底事回頭二十四年悲先母下世今二十四年矣

巳卯元日二首

西湖泣血夜將分感激無如此念真四十頭顱今日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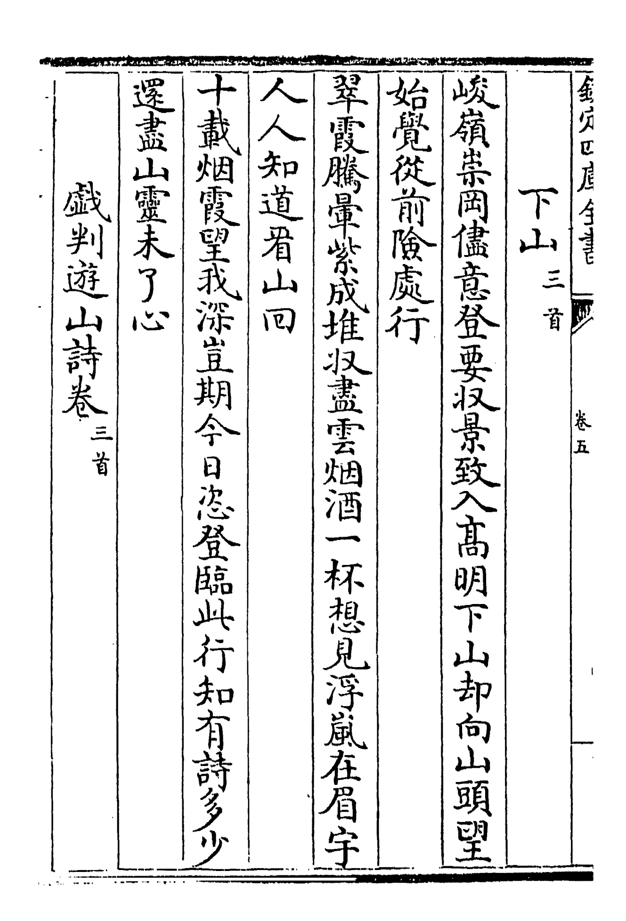
悠悠歲月屬何人

文廟秋風默坐時慨然千古入沉思許身尚省初心在道在而今竟似誰

庚辰元日　二首

九齡風骨渺翩翩解道沉河觸泰山還使當年見今日也應拍手笑癡頑

曾記西湖酒一巵乾坤和氣入新詞六年未盡冰霜怨又到春風滿面時　乙亥所作詞有春風花柳消盡冰霜殘怨之句



下山　三首

峻嶺崇岡儘意登要收景致入高明下山却向山頭望始覺從前險處行

翠霞騰暈紫成堆收盡雲烟酒一杯想見浮嵐在眉宇人人知道看山回

十載烟霞望我深豈期今日恣登臨此行知有詩多少還盡山靈未了心

戲判遊山詩卷　三首

不解烟霞調戲君強將詩思與山親苦吟共道西遊樂

林鳥巖花恐笑人

心境無邊萬象新直須泉石離風塵區區等為紛華役

未分膏肓是達人

登臨有法莫相誣絕壑懸崖不信渠十步回頭五步坐

窓間眉黛笑君愚

漫記 三首

夢覺關頭夢已空此時方識樂無窮便將富貴浮雲比

恐落華歆一擲中

醉知避客猶存禮死不忘骸尚有身一自坡仙生一轉浮虛十倍晉朝人坡謂劉伶豈知忘死未忘骸謂淵明醉中對客元何害

安樂名窩有真賞打乖非是要安身坡仙便道學瘖啞負殺圜中獨樂人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又云時至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明道安樂窩詩也拊掌笑先生年來學瘖啞東坡獨樂園詩也

草亭睡起

萬古乾坤一草亭淡然相對靜儀形釀成碧酒客難得

生出白雲山更清

寒食出郭

衣冠不似逸人高容貌初無達士驕醉裏騎牛過山北傍人不信是漁樵

即事

曬罷空庭藥果收閉門無睡却梳頭過門幾點黄昏雨分與蟲聲半嬃秋

冬曉

歲寒心事在蒲團清曉開簾試一觀禾稼乍迎紅日影依稀學似杏花殘

可庵

莫道無衣不可身更從裘葛辨冬春惡乎不可惡乎可等是無生恐誤人

許由棄瓢圖

堯天萬古大無憐何地容君作外臣莫占箕山最深處後来恐有避秦人

癸酉書事

嬌兒索栗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貧賤我吾兒自合享吾窮

米元章雲烟疊嶂圖二首

筆勢或傳是阿章短屏山影露微茫苦心只辨雲烟好不捄人呼作米狂

烟影天機滅没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獘到處南華一嗒然

宋理宗南樓風月横披二首

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壮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

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凉理宗自題句其上有併作南樓一夜凉之句才到天中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

題枯木怪石圖

物有常情最奈看看時容易畫時難奇峰怪石驚人眼

誰信丹青解熱謾

探春

道邊殘雪護頽墻墻外柔絲露淺黄春色雖微已堪惜輕寒休近柳梢傍

酬寫真者

自覺形骸已枯槁何從眉宇尚豪英筆頭慣畫麒麟像乍寫山翁似手生

夢中題吟風亭壁

方榮不折寒為虐已謝重開兩借恩一種是花元不異多由天氣少由根

題秋景扇頭

嵐光蒼翠山遠近木葉青黃霜重輕萬里晴天秋著色不會慘淡入經營

月下

桂華凉冷渺風鬟灝露一天秋意閒不記醉中呼李白傍人笑道是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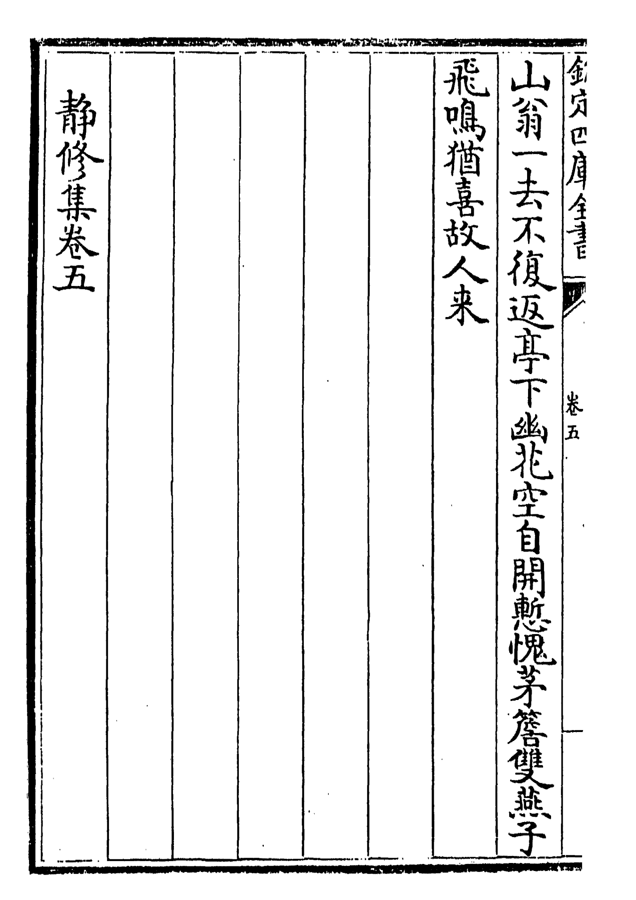
金太子允恭墨竹 二首

墨竹猶堪驗一斑金源文物見當年慱山烟暖春闈静
却笑承乾嗜好偏

手澤明昌秘閣收當年緹襲為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泪
應恨翔鸞不解愁

遊飲山亭 二首

十年種木望成陰及至成陰礙山色幾欲砍去心所憐
安得高堂數千尺



山翁一去不復返亭下幽花空自開慙愧茅簷雙燕子飛鳴猶喜故人来

靜修集卷五

靜修集卷六 樵菴詞一

元 劉因 撰

酹江月 飲山亭月夕

廣寒宮殿想幽深不覺升沈圓缺天上人間心共遠如在瓊樓玉闕厚地徵茫高天涼冷此際紅塵歇翠陰高枕併教毛骨清澈為問此世從來幾人唫望轉首俱湮滅蟣虱區區尤可笑幾許肝腸如鐵八表神遊一槎高泛逆興方超絕嫦娥留待桂花且莫開徹

玉漏遲　汎舟東溪

故園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斷紅塵千丈不學東山高卧也不似鹿門長往君試望遠山顰處白雲無恙自唱一曲漁歌當無復當年缺壺悲壯老境羲皇換盡平生豪爽天設四時佳興要留待幽人清賞花又放滿意一篙春浪

鵲橋仙

悠悠萬古茫茫天宇自笑平生豪舉元龍儘意卧床高

渾占得乾坤幾許公家租賦私家雞黍學種東皐烟雨有時抱膝看青山卻不是吟梁甫

二

喜雨

紇干生處幾時飛去欲去被天留住野人得飽更無求蒲意一犂春雨田家作苦濁醪醨黍准備歲時歌舞不妨分我一豚蹄更試聽今秋社鼓

木蘭花

未開常探花開未又恐開時風雨至花開風雨不相妨

說甚不來花下醉百年枉作千年計今日不知明日事春風欲勸坐中人一片落紅當眼墜

二

西山不似龎公傲城府有樓山便到欲將華髮染晴嵐千里青青濃可掃人言華髮因愁早勸我消愁惟酒好夜來一飲盡千鍾今日醒來依舊老

三

錦雲十里川妃共一棹晩涼風欵送只愁無處着清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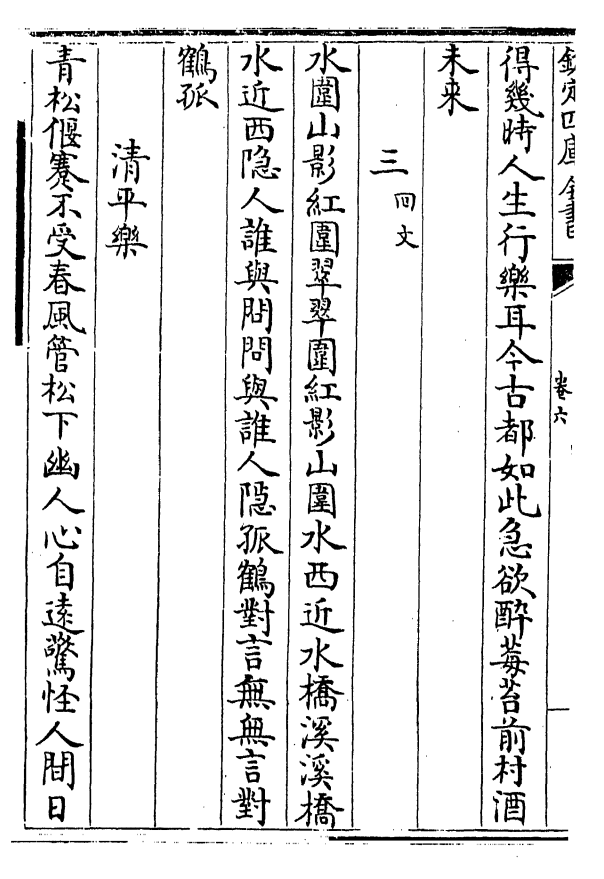
滿載月明船已重氷壺水鑑元空洞天意似嫵紅翠擁
拚教風露入吟尊不惜秋光渾減動

菩薩蠻

元龍未減當年氣呼山卧向高樓底今日到山村青山
故意昏商歌聊一振千里浮雲静老子氣猶豪山靈未
可驕

二　飲山亭感舊

種花人去花應道花枝正好人先老一笑問花枝花枝



得幾時人生行樂耳今古都如此急欲醉莓苔前村酒未來

三 回文

水圍山影紅圍翠翠圍紅影山圍水西近水橋溪溪橋水近西隱人誰與問問與誰人隱孤鶴對言無無言對鶴孤

清平樂

青松偃蹇不受春風管松下幽人心自遠驚怪人間日

短微茫雲海蓬萊千年一度春來爭信門前桃李年年花落花開

二

青天仰面卧看浮雲卷蒼狗白衣千萬變都被幽人窺見偶然夢見華胥覺來花影扶踈窓下魯論誰誦呼來共詠舞雩

三　飲山亭留宿

山翁醉也欲返黄茅舍醉裡忽聞留我者説道羣花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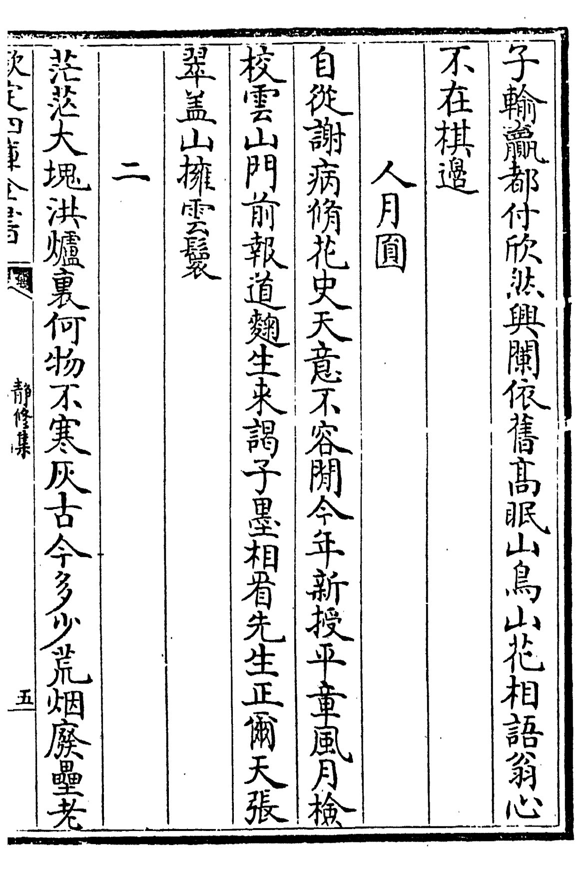
謝脫巾就卧松龕覺来詩思方酣欲借白雲為筆淋漓洒遍晴嵐

四　賀雨

雨晴簫鼓四野歡聲舉平昔飲山今飲雨来就老農歌舞半生負郭無田寸心萬國豐年誰識山翁樂處野花啼鳥欣然

五　圍棋

棋聲清羙盤礴青松底門外行人揺指似好箇爛柯仙



子輸贏都付欣然興闌依舊高眠山鳥山花相語翁心不在棋邊

人月圓

自從謝病脩花史天意不容閒今年新授平章風月檢校雲山門前報道麴生來謁子墨相看先生正爾天張翠蓋山擁雲鬟

二

茫茫大塊洪爐裏何物不寒灰古今多少荒烟廢壘老

樹遺臺太山如礪黄河如帶等是塵埃不須更嘆花開花落春去春來

太常引

男兒勲業古來難嘆人世幾千般一夢覺邯鄲好看得浮生等閒紅塵盡處白雲堆裡高卧對青山風味似陳摶休錯比當年謝安

二

臨流相喚百東坡君試舞我當歌不樂欲如何看白髮

今年漸多青天白日斜風細雨盡付一漁蓑天地作行窩把萬物都名太和

三

冥鴻有意避雲羅問何處是行窩今古一漁蓑收攬了閑人最多求田問舍君休嘆我两鬢已成皤髀肉儘消磨渾换得功名幾何

風中柳 飲山亭留宿

我本漁樵不是白駒空谷對西山悠然自足北窓疎竹

南窓叢蔋愛村居數間茆屋風煙草屨蒲意一川平緑問前溪今朝酒熟幽禽歌曲清泉琴筑欲歸来故人留宿

西江月　飲山亭留飲

看竹何須問主尋村遥認松蘿小車到處是行窩門外雲山屬我張叟腦醅藏久王家紅藥開多相留一醉意如何老子掀髯曰可

静修集卷六

靜修集卷七 遺文一

元 劉因 撰

雜著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

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
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
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
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况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
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
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
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䳘曰鴨曰鷄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鵝鵝所以協䳘也喈喈所以協鷄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

吾之所以説唯諾者不但説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櫝著記

著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

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虚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為偶自偶退

一而為竒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竒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竒者為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竒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為偶自二實中而為竒之象也盖掛扐之竒徑一而過揲之竒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横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

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説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爻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

為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為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也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

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兊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離坤兊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之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静變往来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静者為多變者為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静與變皆老陰為多老陽為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

卦則每卦之静變往来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静極者為至多而變極者為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静與變則皆坤為至多乾為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於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静變往来得二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為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

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為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蓍而虛一與五十蓍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蓍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為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綈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

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玄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

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
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為
巽之消而坤為乾之消巽為坤之長而乾為震之長而
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
一為乾八八為坤以少為息以多為消而亦不亂也是
則按圖畫卦揲蓍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
衍為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不
可以形上者又以為短於龜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

說既取之于本義後復以為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也若以竒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竒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竒之二十即兊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

合於陰也其竒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竒之十六即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二十二即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竒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説也然前之竒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

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攷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如何此因櫝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太極圖後記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録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盖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仲穆之學者陸氏兄

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攷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攷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之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

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八年而為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為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

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兊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兊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兊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

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則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

望日靜脩新齋記

節彖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為渙焉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二陰而一陽一陰也故為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遇澤而止皆節之義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義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之乎知節

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為節於節則為不節也此則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為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為亨與貞則異渙即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亨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以亨為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為主庶

幾其有亨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焉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苦節者焉動久而以靜節之靜久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為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貞者亦隨所遇而變也夫人遇節當以彖辭占故為言其義例之大略焉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啟聖心程

朱將命堙晦浚闢聾聰昏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謂其一徒爲瞻仰有測此心綦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以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亶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廸實有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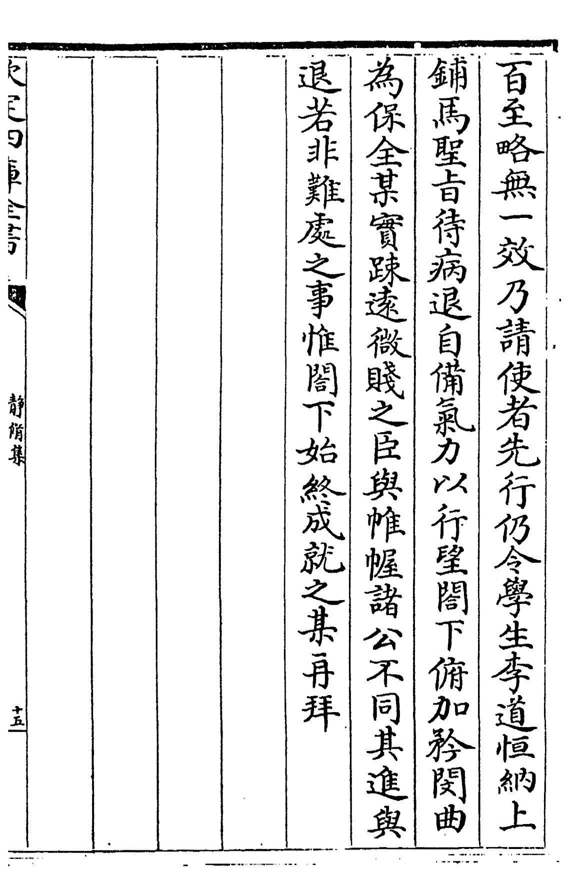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㓜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日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某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

某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某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某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某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賛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

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某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

功之親家無綱紀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命至某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某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廢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



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禹聖㫖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閤下俯加矜閔曲為保全某賓踈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閤下始終成就之某再拜

靜脩集卷七遺文一

靜脩集卷八 遺文二

元 劉因 撰

碑銘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今天子即位草昧一革古制寖復及至元改元則建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今彰德路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為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衆始立之故首以公為監察御史屢有所彈舉天子以硬

目之尋出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臺薦其所行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既而有今命焉予始識公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其子拱與予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子孫蕃衍則宜其必有發之者而尚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末世之孤裔奮焉為起家之始祖使公兆輩得有所沿襲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攷其迹矣而

先公則資沈鷙豪宕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於金貞祐之變即欲應募為兵其親或難之因逃去謁西京帥謀年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謀年帥欲有所奔問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真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内附國朝所置守帥馬侯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戶尋復董平山府甲工從軍潞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戍旋兄公政于俘擄鳳翔之役太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輒歎曰誠能脫衆

人死實不愛一身況主上見問必有以對而未必死耶遂盡匿已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既降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大帥蕪布特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具瞻馬正卿王仲豎王禄楊玉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妄告工人變者皆力為營捄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皆見之太常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

乎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為州之横山人公之曾大父其娶何氏四子慶佑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生子威平平早世威即公之考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陣每患世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伸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為函者因密得其法且能創蹄筋翎根别為之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邠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甲冑惜乎又命諸將衣其所進

甲目之曰汝等孰所愛重諸將各以意對帝皆不之許曰能捍蔽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少生意數為表給衣廩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于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為嗟恨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率其子拱撤振等諸孫謙諧誼等以問見公佩金虎符拱撤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

黴令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而其予奪之間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為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公未老事業尚未既而拱有才氣謙既以能世其業而奏隸東宮而諳亦頗悟予他日又可以攷其淺深厚薄於此也銘曰

昔龍之山有晦而淪必孫氏之先盖有嗟其屈者謂天道之或愆令暐其華貴及邱原亦有嗟者謂賦輿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馭龍山遊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歴百世而循一環不輕不軒而得夫造物者之權玄鐵符握黄金色寒翠屏雷裂瀚海雲黐有物蕩盡再造坤乾有惻天心莫捄其然孰其庇之孰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騫孰其誘之孰其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之名御史曰雷黙與

劉雲郁乎相輝一代人文惟將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驄馬聯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不定之天夏蟲疑氷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懐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巴延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懐孟萬戶劉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今尚書

右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十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邕三州生得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略將軍為真千戶明年以攻下欝林化二州略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爾哈雅過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

攻下黎洞一百二十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為萬戶兼安撫使鎮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鎮嚴州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萬之間置總管以為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為美官而至佩

虎符為萬户則又為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塚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叙先世名跡如古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姿榦竒偉氣略過人當金貞祐主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真定皆為金守易定之間大為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開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城守相為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為祁陽府令左副元

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爲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捄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往救之時天大雪深三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爲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君諱世昌以廕補蒲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

户戍亳嘗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廢享年若干娶齊氏張氏三世皆塟祁州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陰

銘曰

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奠淮夷厥分裂耶孰徹藩籬白雁一舉横絶天池彼瘴海兮藏鯨鯢巨鼠如城兮尾如旗安得壯士兮驅而守之矯惟劉公熊羆虎貔奮髯一呼蔡山為摧強黎是雠罷民之依彼祥雲瑞

日固為可喜不有風霆孰行天威方挽強是賴而一字奚施我閒瓊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株在兹乃今燕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荆山之圜葢三世受封而後咄咄益奇語彼瓊人有來京師道出於祁黄蕉丹荔當一酹劉公先塋之碑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巴延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皇太子曰此皆臣收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略地為國家盡

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皇太子處置乃命四人者無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仍賜食殿中今致仕後衛總管清苑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趫過人雖自幼以官家子從軍為將校然每喜與士大夫遊且其居近予故閒其勲爵行事也習壬戌憲宗南征將兵隷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却敵攻諸柵先登至崇慶卒遇敵江洟奪戰艦中統元年今上北征復將兵隷忠武至吉河三年李壇叛將兵隷張勇烈公圍濟南日夜與賊戰獲賊

衆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荆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伐宋爲衙前將至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至郢州夜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取旗戰艦甲仗既渡能盡却所當守岸兵復入江順流追奪至白虎山明年取真州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陣巢湖勢不可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畧定蘇秀二州此其功憲宗時中書右丞

相公子清牒為百户中統二年璽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略將軍錫以金符為千户十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為總管十七年遷明威將軍為後衛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為千户凡六被璽書再授符節憲宗南征時詔賞白金一鋌北征時令上賞錦衣一襲圍濟南時親王為大將者賞白金半鋌渡江時丞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鋌此其爵賞下濟南出誤為賊所汙者數十人

死拜衛率讓其同列先已最後補此其行事公知予習聞是謂予曰凡此皆藉先世今思報效而先塋近藁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願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義大元開國時從楊甲立柵保南甲為李丙所害乃慨然以義動衆共殺丙以復所事䝉其衆遂推為長後大帥沙卜珠丹略地燕南乃以衆歸之朝廷賜以璽書金符俾就領其衆為權府如古留後天下既定乃浮沈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為銘予按

司馬遷自序多及已盖史家變例故公勲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仁祐字安卿男一人曰元襲公職女一人嫁僉行樞密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

吁其好還卧榻不容白雁載飛干彬益雄有翼而從咸第其功南至於江淮北至於沙漠東至於青齊西至於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衡當酹以告其先曰疇昔生男不愧矢蓬留後復雖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欒幽崇龜螭而豐銘以賁之庸壽厥封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温娶周氏生永福多有才遠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為人用其道以富天下既定遂列名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為宛平王氏始祖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東宮公甫弱冠儀觀甚偉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

係知無不言是時宫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縈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詔立東宫官屬為家丞盖令署帝鄉貴臣故以公為貳又别置儲用司掌貨幣出内以公亷悉特令兼之前後所涖咸以精飭事治獲嘉奬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年乃許仍令食禄如故復上言既不事事而禄食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於再三方許至元廿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天子重其事選及

侍東宮舊臣老成練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陛辭天子目之良久以為得人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名還廿八年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羣臣咸舉公拜禮部尚書復以病辭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見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願留侍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歎明年薨問疾給葬故事畢舉既葬詹事張九思曰公從事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慎默

無少玷缺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凛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不書其神道宜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孫鵬持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来請公予所知資孝友為人誠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婆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氏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人鵬為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鶚讀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總管韓某之子某

次適集賢學士劉毖之子庚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是為臣則偉公得依確乎不移初仕東朝曰勤汝嘉允惟帝卿来視予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鶴駕仙遊鸞聲未遠帝曰予孫往藩于懷疇咨家老作傅惟諧還歸幾時乃卿於禮難忘本初臣心安此嗚呼忠哉兹惟公墟吉寶銘之過者勿驅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為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為約束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黄金符為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衛隘别置守兵主將

不善制御惢其侵暴久之山民不勝其横徃徃自棄為
羣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無虞朝廷從
之羣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
其親戚鄰人戶末約曰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
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額少而丁業優故賦輕而易足
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産者復不能自生公為出粟食之
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
軍徃來之衝病俘多亡留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

保伍爲空公乃豫爲符券爲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凢留俘家皆得以不薉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購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筵齋廡庖厨帷幄仍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爲舉首後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盖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隐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凢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

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闕年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贇持公行狀及莊靜所作州學記造某所贇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記初澤俗淳朴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為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為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為置學舍

粮具而親教之去邑經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恒虢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為敦勸修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衛氏勤儉有禮公既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教子者咸內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亦皆賢淑子男四紹隆令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葭州國初凡

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紹相早
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仁女四
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日而葬
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寵
賜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府右監軍云
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為俊民為
幸巳多矧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無盡公焉

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閔勞謂樂斯驕閔其堂中𥧌然盖公公生用武謂如貔虎跡其嬉遊泮水優柔魯城絃歌不以兵壞既安既寧宜爾多賴不逺公阡大刻銘詩於乎澤人勿替爾思